

T 4614/8725c(2)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2

DEC 28 1956

管子

八觀  
法  
中匡

法禁  
兵法  
小匡

重令  
大匡  
王言

五八



陽慎評觀玉  
者厚薄寸方  
廉隅色澤瑕  
累光路不欺  
以髮故能定  
玉之價此文  
之觀國亦然

管子卷第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  
圖書館  
珍藏印



內田氏  
圖書記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明西湖

沈鼎新自玉

參評

唐  
盧泉劉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八觀第十三

外言四

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域不可以橫

通。橫通謂從閭閉不可以母闔。闔扉也。宮垣關閉不可

以不修。故大城不完則亂賊之人謀。郭周外通則姦

遁踰越者作。里域橫通則攘奪竊盜者不止。閭閉無

管子卷第  
八

梅士享評八  
觀玄言如層  
高有國之龜  
鑑也

何良俊評化  
非過以歸端  
意依然性體

岳正評此觀  
言國飢飽

沈氏新評不  
務耕松則國  
飢而君上寄  
寄之一字甚  
危

闔外內交通則男女無別。宮垣不備。關閉不固。雖有  
良貨不能守也。故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禁禦周固。形勢不得為非。則姦邪之人。慙愿  
人整齊。憲令著明。則蠻夷之人不敢犯。賞慶信必。則  
有功者勸。教訓習俗者眾。則君民化變而不自知也。  
習俗而善。不知善之為善。猶入芝蘭之室。不知芳之為芳也。  
省罰寡。非可刑而不刑。非可罪而不罪也。明君者。閉  
其門。塞其塗。弇其迹。使民無由接於淫非之地。既閉  
之門。又塞生過之塗。成罪之迹。莫不掩匿。如是。以民  
此。則自然端直。欲接淫非之地。其路無由也。

之道正行善也。若性然。故罪罰寡而民以治矣。

行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以知

也。其耕之不深。芸之不謹。地宜不任。草田多穢。耕者

不必肥。荒者不必境。以人猥計其野。猥。衆也。以人衆

之廣狹也。草田多而辟田少者。雖不水旱。飢國之野也。若

是而民寡。則不足以守其地。若是而民眾。則國貧。民

飢。以此遇水旱。則眾散而不收。彼民不足以守者。其

城不固。民飢者。不可以使戰。眾散而不收。則國為丘

墟。故曰。有地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故曰。行

...

世正評此觀  
言國貧富

其田野視其耕芸計其農事而飢飽之國可知也

行其山澤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

知也夫山澤廣大則草木易多也壤地肥饒則桑麻

易植也薦子見草多衍則六畜易繁也薦茂草也莊

周曰麋鹿食薦山澤雖廣草木毋禁壤地雖肥桑麻毋數薦草雖

多六畜有征征賦閉貨之門也無貨可出故曰時貨不

遂時貨謂穀金玉雖多謂之貧國也故曰行其山澤

觀其桑麻計其六畜之產而貧富之國可知也

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知也夫

世正評貨宜  
道不宜閉是  
謂富門

世正評此觀  
言國侈儉

國城大而田野淺狹者其野不足以養其民城域大

而人民寡者其民不足以守其城宮營大而室屋寡

者其室不足以實其宮室屋衆而人徒寡者其人不

足以處其室困倉寡而臺榭繁者其藏不足以共其

費困倉所藏不足故曰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

積而衣服修氓家謂乘車者飾觀望步行者襍文采

本資少而未用多者本資謂侈國之俗也國侈則用

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故

女姦邪之所生生於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於侈侈

世正評一侈  
生許多弊端

正評此觀  
言出虛實

之所生。生於毋度。故曰。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  
泰為國之急也。不通於若計者。若計謂審不可使用。  
國故曰。入國邑。視宮室。觀車馬。衣服。而侈儉之國可  
知也。

課凶饑。計師役。視臺榭。量國費。而實虛之國可知也。  
凡田野萬家之衆。可食之地方五十里。績按方一可

以為足矣。萬家以下。則就山澤可矣。萬家以下其人

逐便。利萬家以上。則去山澤可矣。萬家以上其人多則

澤有彼野悉辟。而民無積者。國地小而食地淺也。曰

半墾而民有餘食。而粟米多者。國地大而食地博也。

國地大而野不辟者。君好貨而臣好利者也。君臣好

妨農功。故其野不辟辟地廣而民不足者。上賦重。流其藏者也。賦重則粟賤。故人

上賦重。則人藏流散也故曰。粟行於三百里。遠行而糶之。或遠

人來。則國無一年之積。粟行於四百里。則國毋二年

之積。粟行於五百里。則衆有飢色。其稼亾三之一者。

命曰小凶。三分常稼。而亾其一時小凶。三年而大凶。

比三年不熟。大凶。則衆有大遺苞矣。時既大凶。無復

但苞裏升斗。什一之師。什三毋事。則稼亾三之一。法

楊慎評此  
段自是管子  
長旨

宋養純評嗜  
利重賦成何  
國積安得不  
凶

管子  
卷五  
四  
七  
齊表反

程敏政評廢法以飲稅其害如此

也。十一而稅。周禮之通法。今乃十三而稅。無事於舊。稼亡三之一也。績按前作計師役則此師乃師役也。謂興師役一分則相違者衆而為三分。是十分中有三分。無事農之人。而亡稅三之一矣。稼亡三之一。而非有故蓋積也。則道有損瘠矣。既已亡三之一。又無故積。則道行之人。有什一之師。三年不解。非有餘食也。則民有鬻子矣。既師十一。三年而不解。此當有餘食。而不餘。則以遇歲凶故也。所以人有鬻子者。績按別本註什三之稅。三年不解。弛若非蓄積有餘。不遇歲凶。則民必鬻子矣。春通師三年不解。比于小凶。故曰山林雖近。草木雖美。宮室必有度。禁發必資衆。有時是何也。曰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舉也。大木不可獨運也。大木不可加之薄牆之上。此此必資衆

胡援評以時禁發便於農事無妨

劉繩評寬力必先惜財

則妨農事。故宮室須有度。禁發須有時也。故曰山林雖廣。草木雖美。禁發必有時。國雖充盈。金玉雖多。宮室必有度。江海雖廣。池澤雖博。魚鼈雖多。罔罟必有正。多少小大之正。船網不可一財而成也。必多財然後成。非私草木。愛魚鼈也。惡廢民於生穀也。故曰先王之禁山澤之作者。博民於生穀也。佳語。彼民非穀不食。穀非地不生。地非民不動。動謂發。生穀物。民非作力毋以致財。天下之所生。生於用力。六下所以由用力也。用力之所生。生於勞身。是故主上用財毋已。是民用力毋休也。財從力生。故用財不巳。則用力不休矣。故曰臺榭相望。

郭正域訂照  
應上意母之  
顧子

岳正評此觀  
言國治亂

沈鼎新評毋  
自勝正與生  
極切通惠

孔穎達評悍  
激濤飛

者。其上下相怨也。上怨下不供。下怨上多稅。民無餘積者。其禁不

必止。民飢貧。則為盜。賊故禁不止也。衆有遺苞者。其戰不必勝。戰士

力屈。故道有損瘠者。其守不必固。至故守不固也。故

令不必行。禁不必止。戰不必勝。守不必固。則危亾隨

其後矣。故曰。課凶飢。計師役。觀臺榭。量國費。實虛之

國可知也。

入州里。觀習俗。聽民之所以化。其上。君斯作矣。人胥

化而治。亂之國可知也。州里不鬲。無鬲也。閭閻不設。出

入毋時。早晏不禁。則攘奪竊盜。攻擊殘賊之民。毋自

勝矣。自從也。既不設備。則盜賊無從而勝。食谷水。巷鑿井。谷水巷井。則

放。場圃接。鄰家子女。樹木茂。易為。宮牆毀壞。門戶

不閉。外內交通。則男女之別。毋自正矣。鄉毋長游。什

游宗也。里無士舍。士謂里尉。每里當置舍。使尉居焉。時無會同。鄉里每

會同。所以結恩好也。喪蒸不聚。蒸冬祭名。禁罰不嚴。則齒長輯睦。毋

自生矣。鄉里長翁。當以齒也。故昏禮不謹。則民不修廉。論賢不

鄉舉。則士不及行。貨財行於國。則法令毀於官。請謁

得於上。則黨與成於下。鄉官無法制。百姓羣徒不從。

此亾國弑君之所自生也。故曰。入州里。觀習俗。聽民

之所以化其上者而治亂之國可知也。

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謂原本尋求朝之得失。論上下之

所貴賤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功多為上。祿賞為下。

則積勞之臣不務盡力。戰功日多謂積勞之臣論其功多則居於衆上及行祿賞

翻在衆下故治行為上。爵列為下。則豪傑材臣不務

竭能便辟左右不論功能而有爵祿則百姓疾怨非

上賤爵輕祿。左右不論能而有爵祿則百姓非但疾怨非上又輕賤爵祿也。金玉貨

財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祿也。不論志行使之在爵祿之位也。

則上令輕法制毀權重之人不論才能而得尊位則

民倍本行而求外勢。彼積勞之人不務盡力則兵士

不戰矣。豪桀材人不務竭能則內治不別矣。百姓疾

怨非上賤爵輕祿則上毋以勸衆矣。上令輕法制毀

則君毋以使臣。臣毋以事君矣。民倍本行而求外勢

則國之情僞竭在敵國矣。人既倍本求外則國之情僞盡在於敵矣竭盡也。

故曰入朝廷觀左右本求朝之臣論上下之所貴賤

者而疆弱之國可知也。

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其威嚴寬惠行於其民與不

行於其民可知也。法虛立而害疏遠。謂其立法但能害疏遠而不行

岳正評此觀言國強弱

柯潛評功多而賞薄則各私其力

宋養和評說到以情僞示敵弱何可言

岳正評此觀言惠行不行

管子 卷五 七



沈氏新評備  
外弱破亡滅  
之形令人神  
喪

親近故曰令一布而不聽者存不聽者存賤爵祿而  
 虛立也是令不行毋功者富無功者富則然則衆必輕令而上位危輕  
 則有無君之有功者貧也故曰良田不在戰士三年而兵弱良田  
 賞戰士不賞則士心故上位危賞罰不信五年而破上賣官爵十  
 年而亡倍人倫而禽獸行十年而滅戰不勝弱也地  
 四削入諸侯破也離本國徙都邑亡也有者異姓滅  
 也有其國者異姓之故曰置法出令臨衆用民計威  
 人則宗廟滅也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嚴寬惠而行於其民不行於其民可知也  
 計敵與量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

是評此觀  
言國存亡

張嶠評流星  
飛匪

亡之國可知也敵國疆而與國弱諫臣死而諛臣尊  
 私情行而公法毀續按一本然則與國不恃其親謂  
 與之國不恃作公道而敵國不畏其疆寇敵之國不畏豪傑  
 已以為親也已以為疆也不安其位而積勞之人不懷其祿悅商販而不務本  
 貨則民偷處而不事積聚豪傑不安其位則良臣出  
 積勞之人不懷其祿則兵士不用民偷處而不事積  
 聚則困倉空虛如是而君不為變不改常然則攘奪  
 竊盜殘賊進取之人起矣內者廷無良臣豪傑不兵  
 士不用積勞之人不困倉空虛民偷處而不而外有  
 懷其祿故也事積聚故也

管子 卷三 在齋藏本

張榜評萬派  
張景注此一

管子 卷五  
疆敵之憂則國居而自毀矣。居然自致滅毀故曰計敵與量  
上意察國本觀民產之所有餘不足而存亡之國可  
知也。故以此八者觀人主之國而人主無所匿其情  
矣。

朱長春評。入觀似韓子。其時法家流為之。其說計  
察。其文刻廉。致無深遠。音多索盡。秦先文如是。雄  
國尤奇。宕神王  
張榜評。驟玩之。雄偉峻整。細繹之。縱橫錯落。如河  
決。如珠連。如颿檣。如陣馬。如八陣之圖。外望甚肅。  
而其中龍虎風雲。離歧幻恠。不可端倪。此等文置  
之案頭。日讀千  
過。豈有能厭哉。

法禁第十四

外言五

沈鼎新評惟  
賢智能喻法  
而領袖民以  
守法者責在  
士大夫故禁  
罰倍嚴

法制不議。則民不相私。君出法制。下不敢議。則刑殺  
人奉公。不相與為私。  
毋赦。則民不偷於為善。有過必誅。則善惡明。  
故不為苟且之善。爵祿毋  
假。則下不亂其上。爵必有德。祿必有功。不妄假人。則  
人知君我者必賢德。故不亂於上。  
三者藏於官。則為法施於國。則成俗。其餘不彊而治  
矣。三者謂法刑爵也。藏於官。謂下不得擅其用。如此  
則法施俗成。日斯之外。雖不勉彊。莫不從理矣。績  
按藏於官。謂  
收於君府。君壹置其儀。則百官守其法。上明陳其  
制。則下皆會其理矣。君之置其儀也。不一。則下之倍  
法而立私理者必多矣。是以人用其私。廢上之制。而  
道其所聞。既廢上之制。故競道  
其所聞。莫遂其私欲。故下與官列法而上。

沈維垣評列  
分之病安得  
不私偷成亂

與君分威國家之危必自此始矣。下謂廢人上謂權臣列亦分也續按

言此用私之人自立一法是下與守法官昔者聖王

之治其民也不然廢上之法制者必負以耻。負猶被也廢法

制者必被之財厚博惠以私親於民者正經而自正

矣。臣厚財而作福則正禮亂國之道易國之常賜賞

恣於已者聖王之禁也。賜賞者人君所獨用也聖王

既歿受之者衰。嗣君不德君人而不能知立君之道以為

國本則大臣之贅下而射人心者必多矣。越職行恩曰贅福下

者君之事也今臣為之故曰贅臣之作福所邀射人心必使歸已也。績按別本注君既失德則大臣必

沈維垣評皆從  
為失其德來

張榜評萬心  
一心語略轉  
換便新翠

福作威以射人君不能審立其法以為下制則百姓

之立私理而徑於利者必衆矣。徑謂邪行以趣疾也昔者聖王

之治人也不貴其人博學也欲其人之和同以聽令

也。博學而不聽令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

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故紂以億萬之心亡武

王以一心存故有國之君苟不能同人心一國威齊

士義通上之治以為下法則雖有廣地衆民猶不能

以為安也君失其道則大臣比權重。與權重者相比以相舉

於國小臣必循利以相就也故舉國之士以為亡黨

沈震評權重  
循利遂成黨

為叛亡。行公道以為私惠。費公以樹私也。進則相推於君。退

則相譽於民。各便其身。而忘社稷。以廣其居。容受聚

徒威羣。蓄黨以上以蔽君。下以索民。求人饑已。此皆弱君

亂國之道也。故國之危也。擅國權以深索於民者。聖

王之禁也。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進則受祿

於君。退則藏祿於室。毋事治職。但力事屬私。其所勉

者。但屬王官。私君事去。王之官。私事則營之。君事則

意於私。私君事去矣。非其人而人私行者。聖王之禁也。臣既非其

但為私行。所修行則不以親為本。簡孝敬也。治事則不以

官為主。邀虛譽言。舉無能。進毋功者。聖王之禁也。交人則

以為已賜。臣或下交於人。恃舉人則以為已勞。為國

恃之。以為已之功勞。仕人則與分其祿者。薦人令仕。得聖王之

禁也。交於利通。而獲於貧窮。臣所與交通者。皆貨利

貧窮。輕取於其民。而重致於其君。下取於人。輕然不難

以進。卷此剝民。下附民相反。削上以附下。枉法以求

於民者。削上威用。附下成恩。枉聖王之禁也。用不稱

其人。家富於其列。其祿甚寡。而資財甚多者。列業也。自有用

少。而家業富。祿寡。而資財多。則以枉法取於人。故也。聖王之禁也。拂世以為行。

養和評私  
最廉能廉害

姚樞評愈說  
愈痛也

沈鼎新評深  
指求譽倫  
山上恃威處  
詔更翔峽

楊慎評三鉄  
而三窟成  
此幸若見壺  
亦尤急耳

何俊良評飾  
小言大遠交  
假爵等事更  
則

非上以為名常反上之法制以成羣於國者拂世非上反違

法制以結連朋黨亦所謂姦人之雄也聖王之禁也飾於貧窮而發於

勤勞權於貧賤內富而外飾於貧窮內逸而外發身

無職事家無常姓列上下之間議言為民者聖王之

禁也姓生也身既無職事家又無常生自列於上下

道故聖王壺士以為亾資修田以為亾本每以壺煢

營田業以為亾去之為又修則生之養私不死既有所備

雖亾而不死也然後失矯以深與上為市者自恃其

君失必矯其有不從則示以去聖王之禁也審飾小

就乏形而要之故曰與上為市

節以示民鈞虛也時言大事以動上示君以不測也遠交以踰

羣假爵以臨朝者遠交四鄰以越羣黨虛聖王之禁

也卑身雜處不簡儔類隱行辟倚倚依也隱僻其行以避

也辟倚皆側入迎遠側身而入國遁上而遁民者卑

雜處所以遁民隱聖王之禁也詭俗異禮大言法行

大為言譽以為難其所為而高自錯者錯置聖王之

禁也守委閒居博分以致衆守其委積以閑居勤身

遂行說人以貨財勤勞其身以遂其行濟人以買譽

濟施人貨財其聲譽其身甚靜而使人求者靜而多財聖王

楊慎評數言  
說千古蔽臣  
若揭金鏡

之禁也。行辟而堅言詭而辯。術非而博。順惡而澤者。  
所順習者惡事。善潤飾之。今有光澤。聖王之禁也。以朋黨為友。以蔽惡  
為仁。朋黨有惡。相為。以數變為智。以重斂為忠。以遂  
忿為勇者。聖王之禁也。固國之本。其身務往於上。深  
附於諸侯者。每國自有其本。臣無境外之交。今雖身  
務歸於上。而心有異。託外深務於諸侯。  
春通。結儲君。援。聖王之禁也。聖王之身。治世之時。德  
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故士莫敢詭俗異禮。以  
自見於國。莫敢布惠緩行。修上下之交。以和親於民。  
從容養民。謂之緩行。故莫敢超等踰官。漁利蘇功。以取順其君。

楊忱評利害  
無使苟

朱養純評歸  
到仁耻是真  
龍穴

飾詐以釣君利。謂之漁。利。因少構多。謂之蘇功。聖王之治民也。進則使無由  
得其所利。退則使無由避其所害。必使反乎安其位。  
樂其羣。務其職。榮其名。而後止矣。能如上事。則故踰  
其官而離其羣者。必使有害。不能其事。而失其職者。  
必使有耻。是故聖王之教民也。以仁錯之。以耻使之。  
修其能。致其所成。而止。故曰絕而定。絕邪。靜而安。安  
而尊舉錯而不變者。聖王之道也。

朱長春評。議論似韓非。文勢亦涉呂攬。  
衰世之象。往往龐雜煩碎。音氣下殺。

重令第十五

外言六

梅士亭評貴  
行令而原於  
令不虛行令  
行則國富兵  
強而動以危  
亡為戒保有  
之謨不以六  
攻毀三器令  
為近也非  
為并兼讓  
也此天下之  
道也此之謂  
道

水心評廣  
心不行之  
辨

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君尊則國安。  
令輕則君卑。君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  
乎行令。行令在乎嚴罰。罰嚴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  
嚴。令不行。則百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  
要於令。故曰：虧令者死。益令者死。增益令者不行。令  
者死。留令者死。故留之。不從令者死。五者死而無  
赦。惟令是視。設令者必不赦。此五死也。故曰：令重而下恐。為上者  
不明。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雖日出令。  
至於可否。必與下論而後定。夫倍上令以為威。則行  
如此者。臣反制君。何令之為。

怒於已以為私。百吏奚不喜之有。倍公則得成私。靡  
令而喜。不亦宜乎。  
且夫令出雖自上。而論可與不可者在下。是威下繫  
於民也。可否定於下。則  
是威下繫也。威下繫於民。而求上之母危。  
不可得也。下疆則  
上危也。令出而留者無罪。則是教民不敬。  
也。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所謂  
敬也。留者不誅。是教不敬。令出而不行者毋罪行  
之者有罪。是皆教民不聽也。不行無罪。行之反誅人  
之不聽。上教之然也。  
令出而論可與不可者在官。是威下分也。官。謂百官。  
可否定於  
百官。則是益損者毋罪。則是教民邪途也。益。謂增令  
者。損。謂虧  
令者。二者不罪人。為如此。則巧佞之人將以此成私  
邪途。上教之然也。

沈鼎新評重  
希在令下渝  
之則途邪而  
讓之實自上

為交比周之人將以此阿黨取與貪利之人將以此  
收貨聚財懦弱之人將以此阿貴事富便辟伐矜之

人將以此買譽成名凡此皆上開其隙則故令一出

示民邪途五衢五衢謂上之五死也死之則五衢塞

途君出令不守於一道下渝令而邪衢於五途而求

途由於民而衢開於上非彼趨邪我示之也

上之母危下之母亂不可得也五衢開菽粟不足末

生不禁民必有饑餓之色未生謂以末而工以雕文

刻鏤相釋也謂之逆釋驕也人有飢色不息末以殺

布帛不足衣服毋度民必有凍寒之傷而女以美衣

錦繡綦組相釋也謂之逆萬乘藏兵之國卒不能野

戰應敵社稷必有危亾之患而士以毋分役相釋也

謂之逆社稷有危人人皆當效死今爵人不論能祿

人不論功則士無為行制死節爵不論能故不為行

也死節而羣臣必通外請謁取權道行事便辟以貴富

誣事便辟為榮華以相釋也謂之逆不義富貴志士

榮華而相驕朝有經臣國有經俗民有經產經常何

謂朝之經臣察身能而受官不誣於上無能受官謹

於法令以治不阿黨撓法從私竭能盡力而不尚得

桂敏政評數  
逆便不經

管彥評三經  
典與精核廟  
堂為議



魏賦評復細  
陳三經酷烈

不貴。犯難。離患。而不辭。死。致身受祿。不過其功。不以多。得。服位。不侈其能。不以小不以毋實。虛受者。而有功勞

朝之經臣也。何謂國之經俗。所好惡。不違於上。君從

也。欲所貴賤。不逆於令。遵法毋上拂之事。拂違毋下比。

之說。毋侈泰之養。節而毋踰等之服。禮而謹於鄉里。

之行。信而而不逆於本朝之事者。行君國之經俗也。

何謂民之經產。畜長樹藝。畜長謂務時殖穀。力農墾。

草。禁止末事者。民之經產也。故曰朝不貴經臣。則便

辟得進。毋功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賤經臣則

不服經俗。則臣下不順。而上令難行。俗無常民不務

經產。則倉廩空虛。財用不足。輕本務便辟得進。毋功

虛取。奸邪得行。毋能上通。則大臣不和。小人臣下不

順。上令難行。則應難不捷。人心倉廩空虛。財用不足。

則國毋以固守。人飢則三者見一焉。則敵國制之矣。

見一而制故國不虛重。兵不虛勝。民不虛用。令不虛

行。凡國之重也。必待兵之勝也。而國乃重。凡兵之勝

也。必待民之用也。而兵乃勝。凡民之用也。必待令之

行也。而民乃用。凡令之行也。必待近者之勝也。而令

楊慎評一篇  
重令警策在  
此無民用無  
兵勝國何以  
重而握在三  
經制人與受  
轉機了然  
裕之義盡  
文有筋脉  
此可尋

引且地評令  
行就民兵  
語至伯王語  
語鞭策

乃行先勝服近習故禁不行於親貴罰不行於便辟  
 法禁不誅於嚴重而害於疏遠慶賞不施於卑賤二  
 三而求令之必行不可得也能不通於官受祿賞不  
 當於功號令逆於民心動靜詭於時變有功不必賞  
 有罪不必誅令焉不必行禁焉不必止在上位無以  
 使下而求民之必用不可得也將帥不嚴威民心不  
 專一陳士不死制卒士不輕敵而求兵之必勝不可  
 得也內守不能完外攻不能服野戰不能制敵侵伐  
 不能威四鄰而求國之重不可得也德不加於弱

劉總評天道  
人心凜然宜  
揚

威不信於疆大征伐不能服天下而求霸諸侯不可  
 得也威有與兩立下亦有兵有與分爭征伐有自德  
 不能懷遠國令不能一諸侯而求王天下不可得也  
 地大國富人衆兵彊此霸王之本也然而與危亾為  
 鄰矣天道之數人心之變所以與危亾為鄰則以天  
 天道之數至則反終於下者盛則衰日中則昃人心  
 之變有餘則驕不足者驕則緩怠春演天道人心相  
 天無天而不從人也天之至反盛衰如冬夏如晝夜  
 何平而不陂曷窮而不通故天無至人有餘者至天  
 無盛人驕者盛易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競競惕惕  
 以危盛寶盈之不皇而皇驕哉緩怠哉高明鬼矚矚

郭正域評驕  
緩中于內外

福清評驕不  
可毀

澠陽新評如  
此六攻寧不  
敗三器

管子 卷五  
未即禍也。禍吾有驕之。斯禍之矣。凡天下之禍人之  
心。何者不敗於驕。而守於膏。故曰。膏是謂早服。早服  
早復也。不遠無悔。在斯與。驕乃夫驕者。驕諸侯。驕諸  
侯者。諸侯失於外。天子驕則諸侯叛。緩怠者。民亂於內。緩怠必輕  
於治。故諸侯失於外。民亂於內。天道也。驕怠者必失外亂內此天  
道。此危亡之時也。若夫地雖大。而不并兼。不攘奪。人  
雖衆。不緩怠。不傲下。國雖富。不侈泰。不縱欲。兵雖彊。  
不輕侮諸侯。動衆用兵。必為天下政理。此正天下之  
本。而霸王之主也。凡先王治國之器。三攻而毀之者。  
六。明王能勝其攻。故不益於三者。而自有國。正天下

明王雖勝。攻於三器。亦不加益。即勝能自有。亂王不  
其國。兼正天下。績按此言自諸侯而為天子亂王不  
能勝其攻。故亦不損於三者。而自有天下。而亡。亂王既不  
能勝攻。三器自毀。更不滅此三者。縱有天下之。三器  
大。而遂滅亡也。績按此自有天下而取滅亡三器  
者。何也。曰。號令也。斧鉞也。祿賞也。六攻者。何也。曰。親  
也。貴也。貨也。色也。巧佞也。玩好也。三器之用。何也。曰。  
非號令。毋以使下。非斧鉞。毋以威衆。非祿賞。毋以勸  
民。六攻之敗。何也。言六攻能敗三器者謂何也曰。雖不聽。而可以  
得存者。謂親雖犯禁。而可以得免者。謂貨雖無功。而  
可以得富者。謂巧佞凡國有不聽。而可以得存者。則

管子 卷五 十八

張曠評呼吸  
通帝座

采養和評器  
不愛攻戰守  
得方

管子卷五  
號令不足以使下有犯禁而可以得免者。則斧鉞不  
足以威衆。有毋功而可以得富者。則祿賞不足以  
勸民。若此。則民毋為自用。既既有罪不誅。有功不賞。民  
毋為自用。則戰不勝。戰不勝而守不固。守不固則敵  
國制之矣。然則先生將若之。何曰。不為六者。變更於  
號令。不為六者。疑錯於斧鉞。不為六者。益損於祿賞。  
若此。則遠近一心。遠近一心。則衆寡同力。衆寡同力。  
則戰可以必勝。而守可以必固。非以并兼攘奪也。以

為天下政治也。此正天下之道也。

楊慎評。重令條達之文。以五死絕五衢。去四逆而  
正三經。則民用得。兵勝。握。伯王可成。然須謹於天  
道。人心之間。令挾氣意以行。數變所生。不可不知  
也。不然。則攻器者進。三器一器也。文無奇麗。實管

子要書。

朱長春評。周文之弊。利巧不慙。乃其末流。漫如赴  
壑。散虛。如搏沙。巧盡。而喬粗。反入拙矣。亦文心無  
慙不自檢哉。徒開唐宋之瀾。此類也。

朱長春評。不法法則事母常。

不法法以法。

不法法則令不行。

管子卷五終